

白
雨
齋
詞
話

陳子亦峯子戊子江南所校士也闈中得

生卷議

論英偉而真意懇摯決其爲宅心純正之

士敢薦

於主司果膺魁選謁予於桃源署齋溫文爾雅與
談經史悉能根究義理貫串本原詩古文辭皆取
法乎上必思登峯造極而後止間論時事因及古
忠臣孝子輒義動於色予竊喜鑒衡不爽而生之
素所蓄積可知矣桃源劇邑不易治予欲維繫之
俾資贊畫以親老辭詎意年甫強仕而歿尊公猶
健在也其門弟子集其詞話並所著詩詞先以付
梓予得而閱之推本風騷一歸於溫柔敦厚之旨

非所謂宅心純正，斷至於登峰造極者歟？予既幸
能得一士，又甚惜得一士而未獲見，諸行事第以
空言傳世，不能無慨於中。爰書數言，以弁簡端。
光緒二十年秋八月，歷城汪懋琨序。

白雨齋詞話敘

詩莫盛於唐而詞莫盛於宋宋以後詞律復變則
南北曲出焉故詞之爲體詩以爲補曲以爲子識
者爲之莫不沿溯漢魏游衍屈宋以斬上闕三百
篇之悒意謂不如是不足以徵其源涉其奧其說
亦旣美矣然予嘗以爲此文辭之源非文心之源
也文心之源亦存乎學者性情之際而已爲文苟
不以性情爲質貌雖工人猶得以挾其抵不工者
可知所謂詞者意內而言外格淺而韻深其發摑
性情之微尤不可掩而世乃欲以鏤薄求之藻繪

採之抑末已吾友陳君亦峰少爲詩歌一以少陵杜氏爲宗杜以外不屑道也年幾三十復好爲詞探索旣久豁然大徹所爲詞藁深永超拔已足上摩宋賢之壘而別箸白雨齋詞話八卷抉擇幽微辯才無礙尤有不受流俗羈紲者亦峰之於詞思與學兼盡如此亦勤矣哉亦峰天資醇厚篤內行與人交表裏洞然無骯骯之習退省其家父兄之勞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爲己憂其有得於性情者又如此則文辭之工操本以運末復何怪焉同治之季予始識亦峰於泰州切劘道義旣久

因得附爲婚姻迄今二十餘年莫渝終始願子兄弟輩業不加修而亦峰之學乃與年俱進嘗言四十後當委棄辭章力求經世性命之蘊予深偉其議且思有所翼贊而亦峰遽以光緒壬辰秋奄忽辭世噫善人君子不能久存於世歐陽子所以致慨於張子野者予嘗以爲靈言今乃不幸於吾亦峰親見之甯無恫耶亦峰爲學精苦每晝營家事夜誦方策及旣歿遺書委積多未徹編惟手錄詞話已有定槩其門下士海甯許君守之諸君子將爲槩行以予庶幾能知亦峰者督文弁首予旣感

亦峰之志且幸是書之傳也因述所見如右以質
許君惟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亦峰所以自託者
既著其亦可以無憾矣乎記三年前亦峰嘗挈是
書初橐見視且屬爲敘予以方如南清河俶裝待
發無以應也今乃終得論次其書而亦峰已不及
見烏呼此尤足以啟予之悲也已亦峰諱廷焯鎮
江丹徒人舉光緒戊子科江南鄉試歿時年四十
光緒十九年太歲在癸巳夏四月正定王耕心譔

自敘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
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
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
未獲泝其原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
終朝促管繁絃絕無餘蘊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
託靈脩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鏤物類
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懣慙
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
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

非蘇寶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鬪韻失之六也
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
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
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
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
能無所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
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
雨猶自期以同心攘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
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
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

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
卿端已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
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
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
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爲矯枉過
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
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
話十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沈鬱以
爲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非好與古人爲難獨成
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爲斯詣綿延一綫

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
鏡而已光緒十七年除夕丹徒陳廷焯

受業門人海甯許正詩棠詩正定王宗炎受業甥
同縣包榮翰族子鳳章從子兆煊同斟字

白雨齋詞話卷第一

丹徒陳廷焯亦峯著

詞興於唐盛於宋衰於元亡於明而再振於我國初大暢厥旨於乾嘉以還也

國初諸老多究心於倚聲取材宏富則朱氏彝尊詞

綜持法精嚴則萬氏樹詞律他如彭氏孫通詞藻金

粟詞話及西河詞話毛奇齡詞苑叢談徐鉉等類或

講聲律或極豔雅或肆辯難各有可觀顧於此中

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竊不自量

撰爲此編盡埒陳言獨標真諦古人有知尙其諒

我

明代無一工詞者。差強人意。不過一陳人中而已。自國初諸公出。如五色朗暢。八音和鳴。備極一時之盛。然規模雖具。精蘊未宣。綜論羣公。其病有二。一則板襲南宋面目。而遺其真。謀色揣稱。雅而不韻。一則專習北宋小令。務取濃豔。遂以爲晏歐復生。不知晏歐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將何極。況並不如晏歐耶。反是者。一陳其年。然弟得稼軒之貌。蹈揚湖海。不免叫囂。樊榭窈然而深。悠然而遠。似有可觀。然亦特一邱一壑。不足語於滄海之大。

泰華之高也

學古人詞貴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終無是處。其年學稼軒非稼軒也。竹垞學玉田非玉田也。樊榭取徑於楚騷非楚騷也。均不容不辨。

作詞之法首貴沈鬱。沈則不浮。鬱則不薄。顧沈鬱未易強求。不根柢於風騷烏能沈鬱。十三國變風二十五篇楚詞忠厚之至亦沈鬱之至。詞之源也不究心於此率爾操觚烏有是處。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沈鬱。然或以古樸勝。或以沖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

蒼勝納沈鬱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卽不盡沈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可觀。若詞則舍沈鬱之外。更無以爲詞。蓋篇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之致。識者終笑其淺矣。唐五代詞不可及處。正在沈鬱。宋詞不盡沈鬱。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諸家。未有不沈鬱者。卽東坡方回稼軒夢窗玉田等。似不必盡以沈鬱勝。然其佳處。亦未有不沈鬱者。詞中所貴。尙未可以知耶。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

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江仙。李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卽朱希真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旣苛。卽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

飛卿詞全祖離騷所以獨絕千古菩薩蠻更漏子
諸闕已臻絕詣後來無能爲繼

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
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
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
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
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
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
鬢輕淒涼哀怨真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
啼綠窗殘夢迷又鸞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

深意。此種詞弟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飛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絕唱。而後人獨賞其末章。梧桐樹數語。胡元任云。庭筠工於造語。極爲奇麗。此詞尤佳。卽指梧桐樹數語也。不知梧桐樹數語。用筆較快。而意味無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詞。故以奇麗目飛卿。且以此章爲飛卿之冠。淺視飛卿者也。後人從而和之。何耶。

飛卿更漏子首章云。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

此言苦者自苦。樂者自樂。次章云。蘭露重。柳風斜。滿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卽上章苦樂之意。顛倒言之。純是風人章法。特改換面目。人自不覺耳。

飛卿菩薩蠻十四章。全是變化楚騷。古今之極軌也。徒賞其半麗。誤矣。

唐代詞人。自以飛卿爲冠。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闕。自是高調。未臻無上妙諦。皇甫子奇夢江南。竹枝諸篇。合者可寄飛卿。廡下亦不能爲之亞也。南唐中宗山花子云。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沈

之至鬱之至。淒然欲絕。後主雖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

後主詞。思路淒惋。詞場本色。不及飛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韋端已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最爲詞中勝境。

端已菩薩蠻四章。惓惓故國之思。而意婉詞直。一變飛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嘗謂後主之視飛卿。合而離者也。端已之視飛卿。離而合者也。端已菩薩蠻云。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又云。凝恨對斜暉。憶君君不知。歸國遙云。別後只知相愧。

淚珠難遠寄。應天長云。夜夜綠窗風雨。斷腸君信否。皆留蜀後思。君之辭時中原鼎沸。欲歸不能。端已人品未爲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孫孟文詞氣骨甚邁。措語亦多警鍊。然不及溫韋處亦在此。坐少閑婉之致。

馮正中詞極沈鬱之致。窮頓挫之妙。纏綿忠厚。與溫韋相伯仲也。蝶戀花四章。古今絕構。詞選本李易安詞序。指庭院深深一章爲歐陽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詞。惟詞綜獨云馮延巳作。竹垞博極羣書。必有所據。且細味此闕。與上三章筆墨的是一。

色。歐公無此手筆。

正中蝶戀花四闋。情詞悱惻。可羣可怨。詞選云。忠愛纏綿。宛然騷辯之義。延已爲人專蔽嫉妒。又敢爲大言。此詞蓋以排間異已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數語確當。

正中蝶戀花首章云。濃睡覺來。鶯亂語。驚殘好夢。無尋處。憂。讒。畏。譏。思。深。意。苦。次章云。誰道閒情拋棄久。每到春來。惆悵還依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辭鏡裏朱顏瘦。始終不渝其志。亦可謂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云。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

來。時。陌。上。相。逢。否。忠。厚。惻。怛。藹。然。動。人。四。章。云。淚。
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詞。意。殊。怨。然。怨。
之。深。亦。厚。之。至。蓋。三。章。猶。望。其。離。而。復。合。四。章。則。
絕。望。矣。作。詞。解。如。此。用。筆。一。切。叫。囂。纖。冶。之。失。自。
無。從。犯。其。筆。端。

正。中。菩。薩。蠻。羅。敷。豔。歌。諸。篇。溫。厚。不。逮。飛。卿。然。如。
憑。仗。東。流。將。取。離。心。過。橘。州。又。殘。日。尙。彎。環。玉。箏。
和。淚。彈。又。玉。露。不。成。圓。寶。箏。悲。斷。絃。又。紅。燭。淚。闌。
干。翠。屏。煙。浪。寒。又。雲。雨。已。荒。涼。江。南。春。草。長。亦。極。
淒。婉。之。致。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并無甚強人意處卽以豔體論亦非高境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兼備不當作豔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豔詞耳尙安足重

文忠思路甚雋而元獻較婉雅後人爲豔詞好作纖巧語者是又晏歐之罪人也

詩三百篇大旨歸於無邪北宋晏小山工於言情出元獻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於邪有失風人之

旨而措詞婉妙則一時獨步。

小山詞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
雙飛又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既閒婉又沈著
當時更無敵手又明年應賦送君詩細從今夜數
相會幾多時淺處皆深又曉霜紅葉舞歸程客情
今古道秋夢短長亭又少陵詩思舊才名雲鴻相
約處煙霧九重城亦復情詞兼勝又從別後憶相
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
是夢中曲折深婉自有豔詞更不得不讓伊獨步
視永叔之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倚闌無緒更兜

鞅等句雅俗判然矣。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晏歐爲溫
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
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
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
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
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韋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
子野不置。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
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

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雁賀新涼水龍吟諸篇尤爲絕構

太白之詩東坡之詞皆是異樣出色只是人不能學烏得議其非正聲

耆卿詞善於鋪敘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

首作俑也。

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惟少游而已。此論陋極。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論古人詞。不辨是非。不別邪正。妄爲褒貶。吾不謂然。

東坡少游。皆是情餘於詞。耆卿乃辭餘於情。解人自辨之。

秦七黃九。並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砒砒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沈鬱。黃之鄙俚者。無論

矣。卽以其高者而論，亦不過於倔強中見姿態耳。於倔強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尙未必盡合。况以之爲詞耶？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論哉？

少游詞最深厚。最沈著。如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絕。其妙令人不能思議。較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之語。尤爲入妙。世人動訾秦七真所謂井蛙謗海也。

少游滿庭芳諸闕。大半被放後作。戀戀故國。不勝熱中。其用心不逮東坡之忠厚。而寄情之遠。措語之工。則各有千古。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詞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張綆云。少游多婉約。子瞻多豪放。當以婉約爲主。此亦似是而非。不關痛癢語也。誠能本諸忠厚而

出以沈鬱豪放亦可。婉約亦可。否則豪放嫌其粗魯。婉約又病其纖弱矣。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

方回詞極沈鬱。而筆勢卻又飛舞。變化無端。不可方物。吾烏乎測其所至。

方回踏莎行

荷花

云。斷無蜂蝶慕幽香。紅衣脫盡芳

心苦。下云。當年不肯嫁東風。無端卻被秋風誤。此

詞騷情雅意。哀怨無端。讀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淚墮。浣溪沙云。記得西樓凝醉眼。昔年風物。

似而今只無人與共登臨。只用數虛字盤旋唱歎。而情事畢現。神乎技矣。世弟賞其梅子黃時雨一章。猶是耳食之見。

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如吳夢窗之東風臨夜冷。於秋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玩味。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晁無咎則有意蹈揚湖海而力又不足。於此中真消息皆未夢見。詞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蘇秦之終。後開姜史之始。自有詞人以來。不得不推爲巨擘。後之爲詞者。

亦難出其範圍。然其妙處亦不外沈鬱頓挫。頓挫則有姿態。沈鬱則極深厚。既有姿態。又極深厚。詞中三昧亦盡於此矣。

今之談詞者亦知尊美成。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沈鬱頓挫之妙。彼所謂佳者。不過人云亦云耳。摘論數條於後。清真面目可見一斑。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

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畧點綴。更不寫淹留之故。卻無處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

盡致大抵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複何足以知清真也

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如滿

庭芳

夏日溽水無想山作

上半闕云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

新綠濺濺凭欄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正擬縱樂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是烏鳶雖樂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嘗泛此中有多少說

不出處。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說得雖
哀怨。卻不激烈。沈鬱頓挫。中別饒蘊藉。後人爲詞
好作盡頭語。令人一覽無餘。有何趣味。

美成菩薩蠻。上半闕云。何處望歸舟。夕陽江上樓。
思慕之極。故哀怨之深。下半闕云。深院捲簾看應
憐。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愛之至。似此不必學溫
韋。已與溫韋一鼻孔出氣。

美成齊天樂。云。綠蕪彫盡。臺城路。殊鄉又逢秋晚。
傷歲暮也。結云。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幾於愛惜
寸陰。日暮之悲。更覺餘於言外。此種結構。不必多

費筆墨固已意無不達。

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如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

美成詞操縱處有出人意表者。如浪淘沙慢一闕。上二疊寫別離之苦。如掩紅淚。玉手親折等句。故作瑣碎之筆。至末段云。羅帶光銷。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香餘滿地。梨花雪。蓄勢在後。驟雨飄風。不

可遏抑歌至曲終。覺萬彙哀鳴。天地變色。老杜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也。

美成解語花。元後半闕云。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遊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縱筆揮灑。有水逝雲卷。風馳電掣之感。美成夜飛鵲云。何意重經前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免葵燕麥。向斜陽影與人齊。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極望天西。哀怨而渾雅。白石揚州慢。一闕從此脫胎。超處或過之。而厚意微遜。

正同齊詩言 卷一
美成小令以警動勝視飛卿色澤較淡意態卻濃
溫韋之外別有獨至處

陳子高詞婉雅閒麗暗合溫韋之旨晁無咎毛澤
民萬俟雅言等遠不逮也

陳簡齋無住詞未臻高境惟臨江仙云憶昔午橋
橋上飲坐中都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
影裏吹笛到天明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
驚閒登小閣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筆
意超曠逼近大蘇

朱希真春雨細如塵一闌饒有古意至漁父五篇

雖爲舉文所賞。然譬彼清流之中。雜以微塵。如四章結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結句。有何人相識。一經道破。轉嫌痕迹。不如並渾去爲妙。余最愛其次章結句云。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此中有真樂。未許俗人問津。又三章結句云。經過子陵灘。半得梅花消息。靜中生動。妙合天機。亦先生晚遇之兆。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沈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

稼軒詞如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浪淘

沙山寺瑞鶴軒南瀾雙溪樓等類才氣雖雄不免粗魯

世人多好讀之無怪稼軒爲後世叫囂者作俑矣

讀稼軒詞者去取嚴加別白乃所以愛稼軒也

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爲冠別茂嘉十二弟沈鬱蒼涼

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詞云綠樹聽鶉鴉更那

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

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

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

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

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怨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

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

詞選云茂嘉蓋以得罪謫

徒故有是言

稼軒水調歌頭諸闕直是飛行絕迹一種悲憤慨鬱結於中雖未能痕迹消融卻無害其爲渾雅後人未易摹倣

稼軒詞彷彿魏武詩自是有大本領大作用人語稼軒詞着力太重處如破陣子

爲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

水龍

吟過南澗等作不免劒拔弩張余所愛者如紅蓮相倚深如怨白鳥無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又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

頭○薺○菜○花○之○類○信○筆○寫○去○格○調○自○蒼○勁○意○味○自○深○
厚○不○必○劍○拔○弩○張○洞○穿○已○過○七○札○斯○爲○絕○技○
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
書○衰○而○壯○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
稼○軒○臨○江○仙○後○半○闕○云○別○浦○鯉○魚○何○日○到○錦○書○封○
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
紅○婉○雅○芊○麗○稼○軒○亦○能○爲○此○種○筆○路○真○令○人○心○折○
稼○軒○蝶○戀○花○元日立春云○今○歲○花○期○消○息○定○只○愁○風○雨○
無○憑○準○蓋○言○榮○辱○不○定○遷○謫○無○常○言○外○有○多○少○哀○
怨○多○少○疑○懼○

稼軒更能消幾番風雨一章詞意殊怨然姿態飛動極沈鬱頓挫之致起處更能消三字是從千回萬轉後倒折出來真是有力如虎

稼軒菩薩蠻一章

書江西造口壁

用意用筆洗脫溫韋殆

盡然大旨正見脗合

稼軒最不工綺語尋芳草一章固屬笑柄卽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及玉觴淚滿卻停觴怕酒似郎情薄亦了無餘味惟尺書如今何處也綠雲依舊無蹤迹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爲婉妙然可作無題亦不定是綺言也

陳同甫豪氣縱橫稼軒幾爲所挫而龍川詞一卷合者寥寥則去稼軒遠矣

同甫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精警奇肆幾於握拳透爪可作中興露布讀就詞論則非高調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沈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真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改之全學稼軒皮毛不則卽爲沁園春等調淫詞

褻語汙穢詞壇。卽以豔體論。亦是下品。蓋叫囂淫冶。兩失之矣。

竹山詞外強中乾。細看來尙不及改之。竹垞詞綜推爲南宋一家。且謂其源出白石。欺人之論。吾未敢信。

竹山詞多不接處。如賀新郎云。竹几一燈人做夢。可稱警句。下接云。嘶馬誰行古道。合上下文觀之。不解所謂。卽云託諸夢境。無源可尋。亦似接不接下。云起搔首窺星多少。蓋言夢醒。下云月有微黃。籬無影。又是警句。下接云挂牽牛數朶青花小。秋

太淡添紅棗。此三句無味之極。與通首詞意均不融洽。所謂外強中乾也。古人脫接處不接而接也。竹山不接處乃真不接也。大抵劉蔣之詞未嘗無筆力而理法氣度全不講究。是板橋心餘輩所祖。乃詞中左道。有志復古者當別有會心也。

張安國詞熱腸鬱思。可想見其爲人。劉後村則感激豪宕。其詞與安國相伯仲。去稼軒雖遠。正不必讓劉蔣。世人多好推劉蔣。直以爲稼軒後勁何耶。黃思憲知稼翁詞氣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詞理亦勝。宋六十一家詞選中載其小令數篇。洵

風雅之正聲。溫韋之真脈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
高樓日斷南來翼。玉人依舊無消息。愁緒促眉端。
不隨衣帶寬。萋萋天外草。何處春歸早。無語凭闌。
干竹聲生暮寒時。公在泉幕有懷注彥章以當路
多忌。故託玉人以見意。又卜算子云。寒透小窗紗。
漏斷人初醒。翡翠屏間拾落釵。背立殘釭影。欲去
更踟躕。離恨終難整。隴首流泉不忍聞。月落雙溪
冷。時公赴召道過延平有歌妓追論舊事卽席賦
此。遠韻深情無窮幽怨。

知稼翁以與趙鼎善爲秦檜所忌。至嶺南其

眼兒媚

梅詞和傅參議韻

云

一枝雪裏冷光浮。空自許清

流。如今憔悴。蠶煙瘴雨。誰肯尋搜。昔年曾共孤芳

醉。爭插玉釵頭。天涯幸有惜花人。在杯酒。相酬情

見乎詞矣。而措語未嘗不忠厚。

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

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大抵稼軒一體。後

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

軒境地。欲於粗莽中見沈鬱。其可得乎。

放翁詞。惟鵲橋仙

夜間杜鵑

一章。借物寓言。較他作爲

合乎古。然以東坡卜算子

雁

較之。相去殆不可道。

里計矣。

白雨齋詞話

卷一

十

白雨齋詞話卷第一

白雨齋詞話卷第二

丹徒陳廷焯亦峯箸

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於伊鬱中饒蘊藉。清真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疎影二章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感慨時事發爲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說破。只可用比興體。卽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沈鬱。斯爲忠厚。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

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虛過之

白石詞以清虛爲體而時有陰冷處格調最高沈伯時譏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黃叔暘歎爲美成所不及亦漫爲可否者也惟趙子固云白石詞家之申韓也真刺骨語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宗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

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美成詞於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白石揚州慢。

清熙丙申至日過揚州。

云。自胡馬窺江去。後廢

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數

語寫兵燹後情景逼真。猶厭言兵四字。包括無限傷亂語。他人累千百言。亦無此韻味。

白石長調之妙。冠絕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

點絳脣。

丁未過吳松作。

一闋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

云。今何許。憑欄懷古。殘柳參差舞。感時傷事。只用

今何許三字提唱。憑欄懷古下。僅以殘柳五字咏歎了之。無窮哀感。都在虛處。令讀者弔古傷今。不能自止。洵推絕調。

白石齊天樂一闋。全篇皆寫怨情。獨後半云。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以無知兒女之樂。反襯出有心人之苦。最爲入妙。用筆亦別有神味。難以言傳。白石湘月云。暗柳蕭蕭。飛星冉冉。夜久知秋。冷寫夜景高絕。點綴之工。意味之永。他手亦不能到。白石詞如無奈。茗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又冷香飛上詩句。又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等。

語是開玉田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雋句。尙非覓高之境。

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有感而作。詞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鄙俚纖俗。與通篇不類。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傖父。愈覺俗不可耐。

白石翠樓吟

武昌安遠樓

後半闋云。此地宜有神仙擁

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氣。一縱一操。筆如遊龍。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詞應有所刺。特不敢穿鑿求之。

竹屋梅溪並稱。竹屋不及梅溪遠矣。梅溪全祖清
眞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猶出夢窗之右。
彭駿孫云。南宋詞人如白石梅溪。竹屋夢窗。竹山
諸家之中。當以史邦卿爲第一。昔人稱其分鑣清
眞。平睨方回。紛紛三變行輩。不足比數。非虛言也。
此論推揚太過。不當其實。三變行輩。信不足數。然
同時如東坡少游。豈梅溪所能壓倒。至以竹屋竹
山與之並列。是又淺視梅溪。大約南宋詞人。自以
白石碧山爲冠。梅溪次之。夢窗玉田又次之。西麓
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雖不論可。

也。然則梅溪雖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與清真抗哉？

梅溪東風第一枝。

立春

精妙處，竟是清真高境。張玉

田云：不獨措詞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然高者亦未嘗不化。如此篇是也。梅溪詞如碧袖一聲歌，石城怨，西風隨去，滄波蕩晚菰。蒲弄秋，還重到斷魂處。沈鬱之至，又三年夢冷孤吟，意短屢煙鐘，津鼓戢齒，厭登臨，移橙後幾。幾番涼雨，亦居然美成復生。又臨江仙結句云：枉教

裝得舊時多。向來簫鼓地。曾見柳婆娑。慷慨生哀。
極悲極鬱。較臨斷岸新綠生時。是落紅帶愁流處。
之句。尤爲沈至。此種境界。卻是梅溪獨絕處。
梅溪玉蝴蝶云。一笛當樓。謝娘懸淚立風前。幽怨
似少游。清切如美成。合而化矣。
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
要非竹山所及。

竹屋春風吹綠湖邊草。一章純用比意。爲集中最
純正最深婉之作。他如賀新郎。梅之開遍西湖春
意。爛算羣花正作江山夢。吟思怯暮雲重。此類不

過聰俊語耳。無關大雅。

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觀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夢窗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論夢窗者，多失之。誣尹惟曉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爲此論者，不知置東坡

少游方回白石等於何地。沈伯時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其實夢窗才情超逸。何嘗沈晦。夢窗長處。正在超逸之中。見沈鬱之意。所以異於劉蔣輩。烏得轉以此爲夢窗病。至張叔夏云。吳夢窗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此論亦余所未解。竊謂七寶樓臺。拆碎不成片段。以詩而論。如太白牛渚西江夜一篇。卻合此境。詞惟東坡水調歌頭近之。若夢窗詞。合觀通篇。固多警策。卽分摘數語。亦自入妙。何嘗不成片段耶。總之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沈鬱。

不及碧山梅溪之厚而才氣較勝

張舉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巨識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不知夢窗者也至董氏續詞選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續選獨取此兩篇豈故收其下者以實舉文之言耶董毅爲舉文外孫謬矣夢窗高陽臺一篇落梅旣幽怨又清虛幾欲突過中仙詠物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詞選何以不錄夢窗精於造句超逸處則仙骨珊珊洗脫凡豔幽

索處則孤懷耿耿。別締古歡。如高陽臺落梅云宮粉。
彫痕仙雲墮影。無人野水荒灣。古石埋香。金沙鎖。
骨連環。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山半飄。
零庭上黃昏。月冷闌干。又云細雨歸鴻。孤山無限。
春寒瑞鶴仙云。怨柳淒花似曾相識。西風破。屐林。
下路水邊石。祝英臺近。除夜云剪紅情。裁綠意。花。
信上釵股。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又。春日客龜云。
綠暗長亭歸夢。趁風絮水龍吟。惠山云。豔陽不到。
青山淡煙冷翠成。秋苑滿江紅。潑山云。對兩蛾猶。
鎖怨綠煙中。秋色未教飛盡雁。夕陽長是墜疏鐘。

點絳脣

試燈夜初晴

云情如水。小樓薰被。春夢笙歌裏。

又云。征衫貯舊寒。一縷淚。濕風簾絮。鶯啼序云。暝

堤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八聲甘州游靈岩云。箭徑

酸風射眼。膩水染花腥。又云。連呼酒上琴臺去。秋

與雲平。俱能超妙入神。

夢窗賦女。鬪體云。

調思佳客

釵燕攏雲睡起時。隔牆折

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妝如畫。細雨三更花欲飛。情

輕愛別舊相知。斷腸青冢幾斜暉。亂紅一任風吹

起。結習空時不點衣。又題華山女道士扇云。調蝶戀花

北斗秋橫雲髻影。鶯羽衣輕。腰減青絲剩。俗字一

曲遊仙聞玉磬月華深處人初定十二闌干和笑
凭風露生寒人在蓮花頂睡重不知殘酒醒層城
幾度啼鴉暝又題藕花洲尼扇云調醉春溫紅玉落魄
纖衣學剪嬌鴉綠夜香燒短銀屏燭偷擲金錢重
把寸心此三句亦平常淺熟意雖非惡翠深不
礙鴛鴦宿採菱誰記當時曲青山南畔紅雲北一
葉波心明滅淡妝束此類命題皆不大雅金應珪
挾詞中三蔽似此亦在俚詞之列故爲皋文所不
取然用意造句仙思鬼境兩窮其妙余錄入閑情
集中不忍沒古人之美也

夢窗金縷曲

陪履齋先生
滄浪看梅

云華表月明歸夜鶴問

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濺清淚後。疊云此心與
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
懷此恨。寄殘醉。感慨身世。激烈語。偏說得溫婉。境
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
指梅花藥。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張眉努目之態。
陳西麓詞和平婉雅。詞中正軌。張叔夏云。詞欲雅
而正。志之所之一。爲物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近
代陳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夫平正則難見其
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真佳也。求之於詩十九首後。

其惟陶淵明乎。詞惟西麓近之。有志於古者。三復西麓詞。一切流蕩忘反之失。不化而化矣。

西麓詞在中仙夢窗之間。沈鬱不及碧山。而時有清超處。超逸不及夢窗。而婉雅猶過之。

西麓八寶妝起句云。望遠秋平。起四字便耐人思。卻似日湖漁唱詞境。用作西麓全集讚語。亦無不可。

西麓八寶妝云。琴心錦意。暗懶又爭奈。西風吹恨醒。其有感於爲制置司參議官時乎。然不肯仕元之意。已決於此矣。正不必作激烈語。

西麓綺羅香

秋雨

云滴入愁心。秋似玉樓人瘦。煙檻

外催落梧桐帶西風。亂捎鴛鴦字。字鍾鍊卻極和

雅。又酹江月。云隔岸人家砧杵急。微寒先到簾鉤

又玉樓春。云斜陽一片水邊樓。紅葉滿天江上路

又蝶戀花

柳

云寂寞情懷如中酒。攀條恨結。東風

手。又云悵望章臺愁轉首。畫欄十二東風舊。俱耐

人玩味。

西麓亦是取法清真。集中和美成者十有二三。想

見服膺之意。特面目全別。此所謂脫胎法。

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

真可亞於中仙。下視草窗十闕。直不足比數矣。如
探春。蘇堤云。搔首捲簾看。認何處。六橋煙柳。秋霽
平湖。云對西風。憑誰問。取人間。那得有。今夕應笑。
廣寒宮殿。窄露冷。煙澹還看。數點殘星。兩行新雁。
倚樓橫笛。埽花游。雷峰云。可惜流年。付與朝鐘暮
鼓。驀山溪。花港云。宮溝泉滑。怕有題紅句。鉤餌已
忘機。都付與人間兒女。濠梁興在。鷗鷺笑人癡。三
湘夢。五湖心。雲水蒼茫處。齊天樂。南屏云。御苑煙
花宮。斜露草。幾度西風。彈指似此之類。皆令人思
讀之既久。其味彌長。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閱十

餘年宋亡矣。三湘夢三句推開說。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

周公謹詞刻意學清真。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清真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公謹木蘭花慢。西湖十景十章。不過無謂游詞耳。蓉塘

詩話獨賞之何也。

公謹一萼紅。

登蓬萊閣有感

一闋蒼茫感慨。情見乎詞。當

爲草窗集中壓卷。雖使美成白石爲之。亦無以過。惜不多覲耳。詞云。步深幽。正雲黃。天淡雪意未全。

休鑑曲寒沙茂林煙草俯仰今古悠悠歲華晚飄
零漸遠誰念我同載五湖舟磴古松斜厓陰苔老
一片清愁回首天涯歸夢幾魂飛西浦淚灑東州
故國山川故園心眼還似王粲登樓最負他秦鬟
妝鏡好江山何事此時游爲喚狂吟老監共賦銷
憂

公謹獻仙音弔雪香亭梅云一片古今愁但廢綠平煙
空遠無語消魂對斜陽衰草淚滿又西泠殘笛低
送數聲春怨卽杜詩回首可憐歌舞地之意以詞
發之更覺淒惋水龍吟白蓮云擎露盤深憶君涼夜

暗傾鉛水想鴛鴦正結梨雲好夢西風冷還驚起
詞意兼勝似此亦居然碧山矣

草窗絕妙好詞之選並不能強人意當是局於一

時聞見卽行采入未窺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

所輯一概尊之

紀文達立論好是古非今絕妙好詞一編歎爲篇篇皆善未免以耳

代目且如殷璠所選河嶽英靈集以唐人選唐詩而庸陋謬妄不可言狀文達亦賞之尤屬不解

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

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

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

南宋詞家白石碧山純乎純者也梅溪夢窗玉田

輩大純而小疵。能雅不能虛。能清不能厚也。

詞法之密。無過清真。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絕也。

詩有詩品。詞有詞品。碧山詞。性情和厚。學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諸忠厚。而運以頓挫之姿。沈鬱之筆。論其詞品。已臻絕頂。古今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白石詞雅矣。正矣。沈鬱頓挫矣。然以碧山較之。覺白石猶有未能免俗處。

少游美成。詞壇領袖也。所可議者。好作豔語。不免於俚耳。故大雅一席。終讓碧山。

碧山詞觀其全體固自高絕。卽於一字一句間求之亦無不工雅。瓊枝寸寸玉旃檀片片香。吾於詞見碧山矣。於詩則未有所遇也。

看來碧山爲詞只是忠愛之忱發於不容已。並無刻意爭奇之意。而人自莫及。此其所以爲高。

詞選云碧山咏物諸篇並有君國之憂。自是確論。讀碧山詞者不得不兼時勢言之。亦是定理。或謂不宜附會穿鑿。此特老生常談。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詩詞有不容穿鑿者。有必須考鏡者。明眼人自能辨之。否則徒爲大言欺人。彼方自謂識超。吾

直笑其未解。

碧山咏物諸篇。固是君國之憂。時時寄託。卻無一筆犯複字。字貼切故也。就題論題。亦覺躊躇滿志。碧山天香龍涎香一闕。莊希祖云。此詞應爲謝太后作。前半所指多海外事。此論正合余意。惟後疊云。荀令如今漸老。總忘卻尊前舊風味。必有所興。但不知其何所指。讀者各以意會可也。

碧山南浦春水。云簾影蘸樓陰。芳流去。應有淚珠千點。滄浪一舸。斷魂重唱。蘋花怨。寄慨處。清麗紆徐。斯爲雅正。又慶宮春水。云歲華相誤。記前度湘皋。

怨別哀絃重聽都是淒涼未須彈徹後疊云國香
到此誰憐煙冷沙昏頓成愁絕結云試招仙魄怕
今夜瑤簪束折攜盤獨出空想咸陽故宮落月淒
涼哀怨其爲王清惠作乎又無悶意後半闕云清
致悄無似有照水南枝已攬春意誤幾度憑欄莫
愁凝睇應是梨雲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待翠
管吹破蒼茫看取玉壺天地無限怨情出以渾厚
之筆惟南枝句中含譏刺當指文溪松雪輩

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古今絕構詞選取
之確有特識眉嫵新云漸新痕懸柳澹彩穿花依

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
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鈎○小○寶○
簾○挂○秋○冷○千○古○盈○虧○休○問○歎○漫○磨○玉○斧○難○補○金○鏡○
太○液○池○猶○在○淒○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
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詞○選○
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高○陽○臺○詞○選○
云○此○題○應○後○半○闕○云○江○南○自○是○離○愁○苦○况○遊○驄○古○
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
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
飛○花○詞○選○云○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

也。慶清朝。花攔後半闕云。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真仙。
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顛倒。絳英。
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尙餘數點。還勝春。
濃詞選云。此言亂世尙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
其何所指。右上三章。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
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疎影。亦有過
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碧山水龍吟。諸篇感慨沈至。咏牡丹云。自眞如舞。
罷。謫仙賦後。繁華夢如流水。咏海棠云。歎黃州一。
夢。燕宮絕筆。無人解看花意。感寓中出。以騷雅之

筆入人自深。咏白蓮云：太液荒寒，海山依約，斷魂何許。又云：三十六陂煙雨，舊淒涼，向誰堪訴。如今漫說仙姿，自潔芳心，更苦寫出幽貞。意者亦指清惠乎。咏落葉云：渭水風生，洞庭波起，幾番秋杪。想重崖半沒，千峰盡出，山中路無人到。筆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於崖山乎。

碧山齊天樂諸闕，哀怨無窮。都歸忠厚，是詞中最上乘。咏螢云：漢苑飄苔，秦陵墜葉，千古淒涼不盡。何人爲省，但隔水餘輝，傍林殘影。咏歎蒼茫，深人無淺語。隔水二句，意者其指帝昺乎。咏蟬首章云：

短夢深宮向人猶自訴。憔悴言中有物。其指全太
后祝髮爲尼事乎。後疊云病葉難留。纖柯易老。空
憶斜陽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絕。餘音尙遺枯蛻。鬢
影參差斷魂清鏡裏。意境雖深。然所指卻瞭然在
目。次章起句云一襟餘恨。宮魂斷下云鏡暗妝殘。
爲誰嬌鬢尙如許。合上章觀之。此當指王昭儀改
裝女冠後疊云銅仙鉛淚如洗。歎移盤去遠難貯。
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
苦甚。獨抱清商。頓成淒楚。字字淒斷。卻渾雅不激。
烈。餘音數語。或有感於太液芙蓉一闋乎。

碧山贈秋崖道人西歸調齊云冷煙殘水山陰道。
家家擁門黃葉一起令人魂銷。又云換盡秋芳想
渠西子更愁絕。亦不堪多誦後疊云短褐臨流幽
懷倚石山色重逢都別。黍離麥秀之悲山色六字
淒絕警絕。覺國破山河在猶淺語也。下云江雲凍
折算只有梅花尙堪攀折。此亦必有所指。骨韻高
絕。玉田感傷處亦自雅正。總不及碧山之厚。
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沈吟數過。其味乃出。心粗
氣浮者必不許讀碧山詞。

碧山洗芳林夜來風雨一闌花外集中惟此篇最

疎快風骨稍低情詞卻妙

碧山八六子云漫淡卻蛾眉晨妝慵掃寶釵蟲散

繡衾鸞破當時暗水和雲泛酒空山留月聽琴料

如今門前數重翠陰宛雅幽怨殊耐人思又一萼

紅赤城山中題梅花卷云疎萼無香柔條獨秀應恨流落人

間後半云重省嫩寒清曉過斷橋流水問訊孤山

冰骨微銷塵衣不浣相見還誤輕攀未須訝東南

倦客掩鉛淚看了又重看故國吳天樹老雨過風

殘身世之感君國之恨一一可見疎影梅云籬根

分破東風恨又夢入水孤雲闊後疊云幾度黃昏

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蒼。蚪。欲。捲。漣。漪。去。漫。蛻。
卻。連。環。香。骨。高。陽。臺。云。屢。卜。佳。期。無。憑。卻。怨。金。錢。
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縱。飄。零。滿。院。
楊。花。猶。是。春。前。幽。情。苦。緒。味。之。彌。永。

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際。春。風。寒。

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高。似。孫。過。聚。景。園。詩。也。可。

謂。淒。怨。碧。山。法。曲。獻。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韻云。層。綠。栽。栽。

纖。瓊。皎。皎。倒。壓。波。痕。清。淺。過。眼。年。華。動。人。幽。意。相。

逢。幾。番。春。換。記。喚。酒。尋。芳。處。盈。盈。褪。妝。晚。已。銷。黯。

况。淒。涼。近。來。離。思。應。忘。卻。明。月。夜。深。歸。輦。在。苒。一。

枝○春○恨○東○風○人○似○天○遠○縱○有○殘○花○酒○灑○征○衣○鉛○淚○
都○滿○但○殷○勤○折○取○自○遣○一○襟○幽○怨○較○高○詩○更○覺○淒○
婉○

碧○山○花○犯○梅○云○三○花○兩○花○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
珠○輕○委○雲○臥○穩○藍○衣○正○護○春○顚○頤○羅○浮○夢○半○蟾○挂○
曉○么○鳳○冷○山○中○人○乍○起○筆○意○幽○索○得○屈○宋○遺○意○
少○陵○每○飯○不○忘○君○國○碧○山○亦○然○然○兩○人○負○質○不○同○
所○處○時○勢○又○不○同○少○陵○負○沈○雄○博○大○之○才○正○值○唐○
室○中○興○之○際○故○其○爲○詩○也○悲○以○壯○碧○山○以○和○平○中○
正○之○音○卻○值○宋○室○敗○亡○之○後○故○其○爲○詞○也○哀○以○思○

推而至於國風離騷則一也。

碧山望梅云。剪玉裁冰。已占斷江南春色。恨風前素豔。雪裏暗香。偶成拋擲。寄慨往事。必有所指。後半云。如今眼穿故國。待拈花弄蕊。時話思憶。想隴頭依約。飄零甚。千里芳心。杳無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殘羌笛。正斜飛半窗曉月。夢回隴驛。惓惓故國忠愛之心。油然而感人。作少陵詩讀可也。詞法莫密於清真。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真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後

之爲詞者。首當服膺勿失。一切游詞濫語。自無從犯其筆端。

詞有碧山。而詞乃尊。否則以爲詩之餘事。遊戲之爲耳。必讀碧山詞。乃知詞所以補詩之闕。非詩之餘也。

草窗與碧山相交最久。然絕妙好詞中。所選碧山諸篇。大半皆碧山次乘。轉有負於碧山。

張玉田詞。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故誦之者多。至謂可與白石老仙相鼓吹。

仇仁近語

惟精警處多。沈厚

處少。自是雅音。尙非白石之匹。

玉田詞感傷時事與碧山同一機軸只是沈厚不及碧山

玉田以春水一詞得名用冠詞集之首此詞深情綿邈意餘於言自是佳作然尚非樂笑翁壓卷知音者審之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沈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後遂鮮有知音矣

玉田工於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絕如憶舊遊大都宮云古臺半壓琪樹引袖拂寒星結云鶴衣散影長春

都是雲壺中天。黃河古云。扣舷歌斷，海蟾飛上孤。
白渡江雲。山陰久客云。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
急暮潮初湘月，道中陰云疎風迎面，濕衣原是空翠。
清平樂云：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甘州。沈餞
克道并寄云：短夢依然江表，老淚灑西州。一字無
題處，落葉都愁。後疊云：折蘆花，贈遠零落一身秋。
又前調。餞草窗云。料瘦筇歸後，閑鎖北山雲。臺城
路。爲湖云。夜氣浮山，晴暉蕩目，無尋秋處。又前調
寄太白山云：虛沙動月，歎千里悲歌唾壺，敲缺後
人陳又漸云：虛沙動月，歎千里悲歌唾壺，敲缺後
疊云：迴潮似咽，送一點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沈沈。

夜涼鷗夢闊。長亭怨。餞菊云。記橫笛玉關高處。萬
疊沙寒雪深無路。西子妝上云。楊花點點是春心。
替風前萬花吹淚。結云。漫依依。愁落鵲聲萬里。又
憶舊遊。寄云。一葉江心。冷望美人不見。隔浦難招。
舊時認得鷗鷺重。過月明橋。又前調。登蓬閣云。海日
生殘夜。看臥龍和夢飛入秋冥。還聽水聲東去。山
冷不生雲。此類皆精警無匹。然不及碧山處正在
此。蓋碧山已幾於渾化。並無驚奇可喜之句。令人
歎賞。所以爲高。所以爲大。

玉田邁陂塘後半闕云。休重省。莫問山中秦晉桃

源○今○度○難○認○林○間○卻○是○長○生○路○一○笑○元○非○捷○徑○深○
更○靜○待○散○髮○吹○簫○鶴○背○天○風○冷○憑○高○露○飲○正○碧○落○
塵○空○光○搖○半○壁○月○在○萬○松○頂○沈○鬱○以○清○超○出○之○飄○
飄○有○凌○雲○之○意○冲○厚○雖○不○及○碧○山○然○自○出○草○窗○西○
麓○上○

玉田高陽臺

西湖春感

一○章○淒○涼○幽○怨○鬱○之○至○厚○之○至○

與○碧○山○如○出○一○手○樂○笑○翁○集○中○亦○不○多○觀○詞○云○接○

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

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

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

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
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閑眠莫開簾怕見飛花
怕聽啼鵲

玉田長亭怨

餞菊泉

後半闕云同去釣珊瑚海樹底

事便成行旅煙迷斷浦更幾點戀人飛絮如今又
京國尋春定應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說與當
時歌舞時菊泉將復之薊北數語微而多諷結二
語自明其不仕之志似此亦不讓碧山

玉田三姝媚

送舒亦山

云賀監猶存還散迹千岩風露

君國恨離別感言外自見又云莫趁江湖鷗鷺怕

太乙爐烟暗銷鉛虎又云布襪青鞵休誤入桃源
深處語帶箴規耐人尋味便似中仙最高之作大
抵讀玉田詞者貴取其沈鬱處徒賞其一字一句
之工遂驚歎欲絕轉失玉田矣

碧山玉田多感時之語本原相同而用筆互異碧
山沈鬱處多超脫處少玉田反是終以沈鬱爲勝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
四家之詞沈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
之澹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
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

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

當時草窗盛負詞名玉田次之碧山西麓名則不逮卽後世知之者亦不過數人然千載下自有定論一時得失何足重輕。

李簣房木蘭花慢

送客

吟邊喚回夢蝶想故山薇。

長已多年後疊云留連漫聽燕語便江湖夜雨隔燈前此詞絕有感慨絕妙好詞中失載見公謹浩然齋雅談。

葛長庚詞一片熱腸不作閒散語轉見其高其賀新郎諸闋意極纏綿語極俊爽可以步武稼軒遠。

出竹山之右。

李易安詞獨闢門徑，居然可觀。其源自從淮海大晟來，而鑄語則多生造。婦人有此，可謂奇矣。

易安聲聲慢一闕，連下十四疊字。張正夫歎爲公孫大娘舞劍手，且謂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然此不過奇筆耳，並非高調。張氏賞之所見亦淺。又寵柳嬌花之句，黃叔暘歎爲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語殊病纖巧。黃氏賞之亦謬。宋人論詞，且多左道。何怪後世紛紛哉。

易安佳句如一翦梅起七字云：紅藕香殘玉簟秋。

精秀特絕。真不食人間煙火者。

易安武陵春後半闕云。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又淒婉又勁直。觀此益信易安無再適趙汝舟事。卽風人豈不爾思。畏人之多言意也。投綦公一啟。後人僞撰以誣易安耳。

易安賣花聲云。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蹤。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峰。雨潤煙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淒豔不忍卒讀。其爲德父作乎。

朱晦庵謂宋代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魏夫人詞筆頗有超邁處。雖非易安之敵。然亦未易才也。

朱淑真詞才力不逮易安。然規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鏡臺。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讓和凝李珣輩。惟骨韻不高。可稱小品。

白雨齋詞話卷第二